



鲁冰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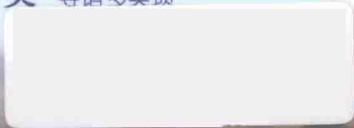
钟肇政 / 著

台湾少年小说开山之作、乡土文学**奠基之作**

畅销台湾半个多世纪，历久弥新的**文艺经典**

风靡全国的金曲《鲁冰花》的真正由来

同名电影荣获第26届“金马奖”等诸多奖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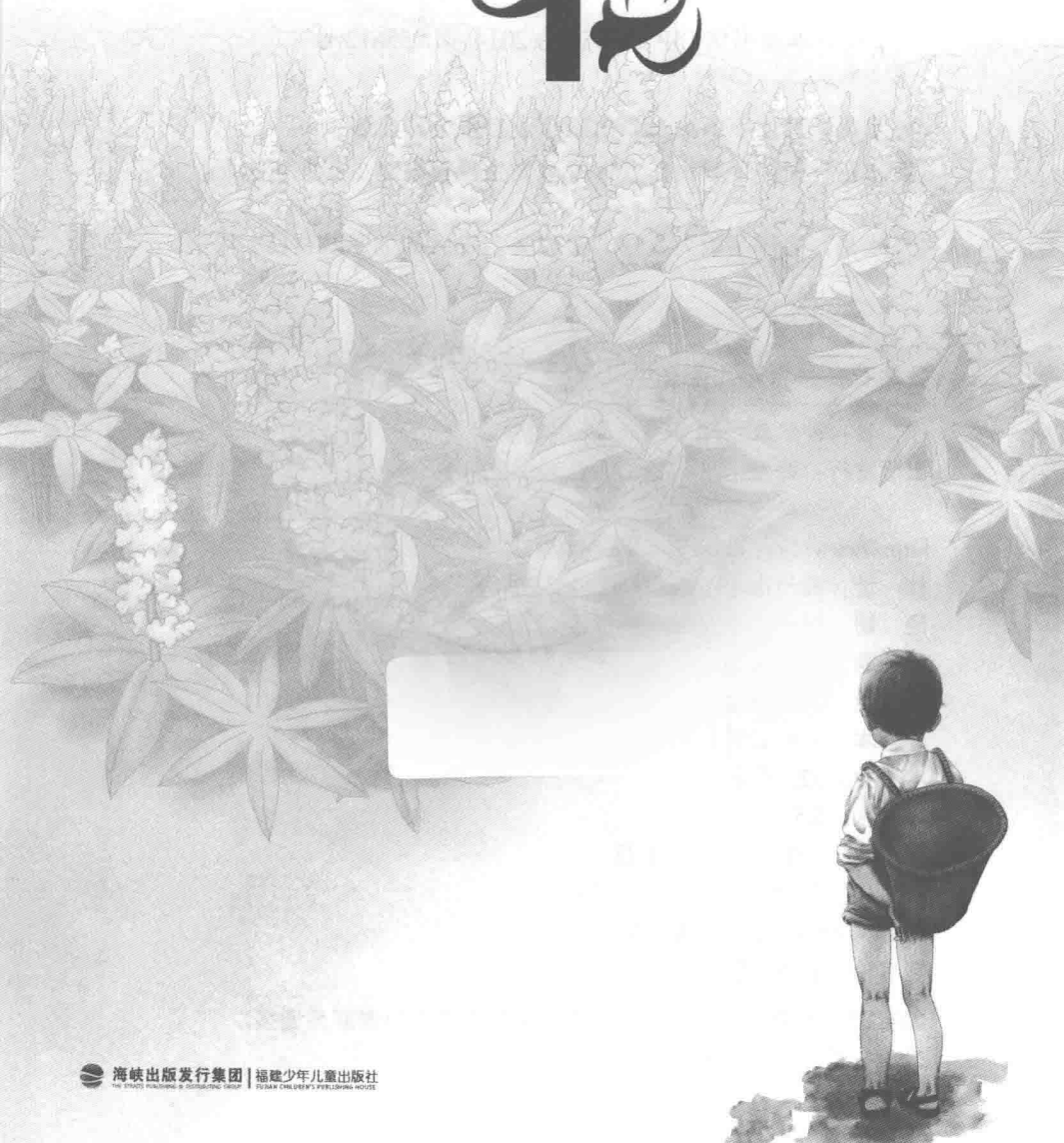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鲁冰花

钟肇政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冰花 / 钟肇政著. ——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6

(台湾儿童文学馆·精品小说)

ISBN 978-7-5395-4886-9

I. ①鲁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5612 号

《鲁冰花》繁体字版由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

《鲁冰花》简体字版由作者钟肇政先生授权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《鲁冰花》简体字版为入选“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”图书

鲁冰花——台湾儿童文学馆·精品小说

作 者: 钟肇政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http://www.fjcp.com e-mail: fcph@fjcp.com

社 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 (邮编: 350001)

经 销: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地 址: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

开 本: 890×127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28 千字

印 张: 8.5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5-4886-9

定 价: 19.0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与承印者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591-83782242

《鲁冰花》推荐序

台湾的素颜

钟肇政的小说中，最具历史地位的，应属《浊流三部曲》等长篇大河小说，然而阅读人口最多、最脍炙人口的作品，则是《鲁冰花》。

《鲁冰花》这部长篇小说，在 1962 年出版，于多年前由“高仕影业公司”改编拍摄为电影（杨立国导演，吴念真、钟肇政编剧），当时这部电影与主题曲颇受欢迎，成为 1980 年代大家的共同记忆。书名鲁冰花，乃由 Lupin 音译而来，是属羽扇豆科植物，它开满乡间小道，点染农村景致，而在花叶凋零后被视作农村的花肥，隐喻着平凡而高贵，美丽与哀愁的主题。

书中的代课老师郭云天，以他初入社会的纯真之眼，

发现复杂的社会问题，其中贫富差距、学校教育、农村发展以及政治污染等，到今日都依然发人深省。文中以古阿明这位绘画天才之死凸显主题，凝聚批判的高潮与感染力，令人动容。而书中除了年轻老师的青春恋曲，古阿明天才早夭的戏剧性外，古茶妹这位生长于贫苦环境中，自然成为弟弟亦姐亦母的客家小女孩。她温柔、体贴、善良，而又承受巨大悲苦的身影，正是小说中鲁冰花“母爱”话语的化身。

《鲁冰花》虽然广受读者大众的喜爱，但多年来未曾再版，遍寻书店与图书馆亦不易寻得，如今远景出版社重印单行本（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），对于许多热爱此书的读者而言，真是一大福音。而这部书的再版，也让热爱这块土地的读者，借着钟老淳朴的客家茶乡的描述，回想台湾人原有的动人素颜。

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

陈昌明

楔 子

云看上去很高，一块块的，有些地方很厚，有些地方很薄，好像是看过人家画画的小顽童，学着把颜料挤在一块木板上涂抹而成的“糊图案”。

风很轻，茶园边的一排排相思树叶微微摇晃着，发出轻悄悄的沙沙声。偶尔，树叶声停止，这时周遭静极了，静得像回到太古的洪荒时代，只有细微的，比那轻悄悄的树叶声更细微的蜜蜂振翼声在飘浮着。

鲁冰花正盛开。一行行的茶树和一行行的鲁冰花，形成绿黄相间的整齐图案。



人们喜欢说，蜜蜂是辛劳勤奋的昆虫，其实它们也只能说是“半年辛苦半年闲”。比较起来，这里的居民的确要辛劳得多，田里的事足足要忙上半年，加上茶园里的活儿，能够享受清闲的时光到底还有多少呢？而且，人们又没有蜜蜂那样乐观，终日嗡嗡地唱个不停。

这时，散落在茶园里摘茶的女人，大概已经疲倦了，再没有兴致边摘边聊。夕阳懒懒地照着她们那深弓着的背腰。

茶园一角的相思树荫下，有个年轻人坐在三脚凳上，面对着画架，挥动画笔。画已到了完成阶段，黄绿相间的背景上，几个摘茶女人点缀其间。

这时他停下手，掠一掠垂在额角的发丝，吐出一口长气，把挺着的背脊放松下来。他把调色板和画笔放在地面，缓缓地起身，后退几步，略微细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画。“……绿色的忧郁……”他低语了一声，嘴角露出一丝苦笑。

这是第三幅了。奇怪，总是这么暮气沉沉的，怎么会画成这个样子呢？难道我怎么也摆脱不开忧郁了吗？他想。

他有意捕捉住春的气息，才一连多天选上这个地点作画。一片绿色与黄色的世界，抽芽茁长的茶树，还有那些摘茶女人，这一切的一切都代表青春、向上，加上勤奋。可是一旦到了他笔下，整个画面就显露出一股郁郁寡欢的气息。他怎么也想不透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

他想起了已达一年半之久的疗病生活。一定是这些灰色的日子，身心都染上忧愁的色彩了。他自忖着。

“姐姐，那个人又在画画呢。去看看吧。”

“不行！晚回去又要给爸爸骂。”

“一下子就好吧，姐姐。”一个十岁大小的男孩在央求着。他伸出手把姐姐肩上扛着两只茶篓的竹棍使劲拉住。

“别拉！哎哎，真是……”她无可奈何地说。

那个在画画的人转过身子，微笑着迎接了姐弟俩。

几天来，他们每天都在这儿碰头，虽然还不相识，但倒也混得很熟了。

“你们要回家了？”他问。

“是。”

姐姐露着笑靥答了一声。在她那张肤色很黑的脸上，

牙齿特别白皙。

“啊！画好了，真美。”

弟弟瞪大着眼睛，万分羡慕地望着画叫起来。

“你喜欢吗？”那个年轻人仍然微笑着。

“喜欢！太喜欢了，我如果也能画出这样的画，该多……”

“噢，该多什么？好，是不是？这张送你，要吗？”

“呀，送我？”

“是啊。其实这张没什么好。”

“不，不，很好。我喜欢这种颜色，这种……我说不上来。”

年轻人把那幅在木板上的油画取下来，再端详了一眼，伸到男孩的鼻前。男孩看了看画，又看了看那个人柔和地微笑着的眼睛，不敢马上接下来。

“拿去吧，小弟弟。”

“不！”姐姐抢着说，“谢谢你，可是我们不能够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把面孔转向她，“小弟弟喜欢它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反正我也不是要留下来做什么的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弟弟终于接下来，深深地一鞠躬。

“还没干呢，小心别弄脏了。”

他燃了一支烟又说：“让我看看你们今天摘了多少茶。”

他走过来，先瞧了瞧茶篓，然后提起来。

“噢，这么重。比昨天还重哪。”

“总是差不多的。”姐姐答。

“我今天特别卖力摘呢！”弟弟没等姐姐说完就提高嗓门说。

“是吗？你真了不起哇。昨天的多少斤？”

“二十五斤半。”姐姐答。

“那今天准有三十斤喽，了不得。明天希望你们摘得更多。”

“不啦！”弟弟抢着说，“明天得上学了，不用摘了。”听口气，好像好不容易才挨过了这些天似的。

“哦，对啦。春假完了。你在几年级？”

“我三年，姐姐六年，快毕业了昵。”

“是吗？很好很好。你们一定都是优等生吧。”

“姐姐考第三名。我可不行呢，十五名。”

“十五名吗？也很不错啊。你该用功些，不是吗？好吧，我们明天见。”

“明天你还来画吗？”

弟弟又期待地仰起脖子问了一声。看那模样儿，好像很不愿意就此分手。

“不画了。我是说我们再见。”

他很想告诉他们，以后见面的机会非常多，但又怕他们回迟了要挨骂，便没说。

他目送他们回去。那个男孩小心翼翼地捧着画，看那样子，仿佛手里的东西是什么无价之宝，一不小心掉下就会碎裂一般。而他那频频向姐姐说着什么的兴冲冲的背影，显示着他的内心是多么兴奋。

对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而言，发现知音该是最欣喜的，哪怕这知音是怎样幼稚可笑。尤其当他想到那幅并不能算高明的作品将被珍藏、欣赏，更禁不住一股温情在心中泉涌。

他提着画具箱，踏着自己长长的影子，一面走一面想着就要开始的新生活。踏进小孩子们的天地当中，一定能够把一年多来苦涩的闷气驱走。像刚才，跟小朋友们稍一接触，感受就已经很深刻，胸臆里的浓雾，好像遇到了太阳般地开始消散、廓清。

一年半，唉，真受够了。总算没有败给病魔，但这一连串的日子，岂不是等于白费了吗？人生到底有几个一年半啊。明天，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再出发，虽然工作只不过是临时的，然而作为一个起点，倒是的确蛮有意义。因为那儿有天真、快乐、和平、安详……

他的脑子里自然地展现了一幅儿童们嬉戏玩乐的情景。

上午第四堂的下课钟响了，向老师敬过礼，古茶妹就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，奔向弟弟的教室。她的弟弟古阿明这时也正好下课出来。

“阿明！看到吗？那位新老师。”

“当然看到了。”

“你很高兴是不是？”

“我非常高兴，我有些不敢相信呢。”

“我也是。我们是最先认识他的人，他也一定还记得我们。你说是吗？”

“嗯……姐姐，我不想回去吃饭了，我要去看看他。”

“咦，去哪儿看？”

“办公室啊。”

“你敢进去吗？要怎么跟他说？”

“不……我只是在窗外望望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要犯校规吗？爸爸妈妈也会担心的，以后天天可以见面了，急什么。”

“唔……可是……”

“快走吧，不然又要赶不上了。”

弟弟还是连连回头望望办公室那边，不情愿地走向校门。

他们的家在泉水村，他们得走快些才能在二十分钟以内回到家，然后快速扒几碗饭再赶回学校上下午的课。这是姐弟俩平日的日课。

“阿明，”茶妹一面急急迈步一面问，“你有没有被点到参加图画训练？”

“图画训练？我不晓得。”阿明人矮，不得不踏着更急促的步子，所以显得又匆忙，又焦急。

“怎么不晓得？早会时校长也说过呀。”

“哎呀，我没听到。我一直盯着那位新老师，我高兴

得直想跳起来。对啦，那位老师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真糊涂，所以你成绩总不好，听了的话马上就忘掉了。”

“我真的没听到啊，奇怪，姐姐，告诉我。”

“郭云天老师。天上的云，云天，懂吗？”

“哦，郭云天……郭老师。”

古阿明嘴里喃喃地反复了好些次，好像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忘掉似的。

“他还是大学生呢。真了不起啊。校长说他因为生病。休学了两年，现在病好了，暂时来当我们的老师。”

“大学生！”阿明热乎乎地大叫，“哎呀，不得了，我们也有这么伟大的老师。”

“可惜他不是你的级任，也不是我的。他要教四年乙班。”

“我真想转到他那班……我为什么不是四年级呢？”

“别傻想了。校长还说，这个月二十六号有全县的图画比赛，由郭老师指导。以后每天要练习一个钟头呢。”

“哇！”阿明双手朝头上一伸，“我一定参加！”

“老师点到你了？”

“这……我老师没有说啊。”

“你大概又是没有听到，或者是忘了。”

“我想想看。”

“走快些！”

古茶妹话虽很严厉，但眼光却正好相反——充满对弟弟的爱惜。她担心着弟弟是不是能够选上。

说起画画，再没有比这更使弟弟喜欢的事情了。茶妹记得六年前入学后有了蜡笔画纸等东西，从那时候起，弟弟就懂得了“画画”这么回事。那时他才四岁，见了东西就要，而且到了手就一定要玩个够，非到那东西支离破碎不肯放手。特别是她那盒八支装的蜡笔，每次弟弟看见就吵着要一支。起始是撕下日历来涂，到后来，墙壁、地面上、桌椅上，到处都要画上那些圆圆方方的古怪图样。爸爸有一次气得捉住他，狠狠地揍了一顿屁股，他这才不敢再乱画。弟弟也真够聪明，从那以后看到了纸张之类——如买东西回来时的包装纸、纸袋等，或者在马路上捡到的烂纸，他都要细心存下来，弄平，收藏，有了蜡笔就画。

如今想起来，那时的弟弟虽然可爱，但又是怎样地使她伤心啊。她刚入学，眼看着那样重要的东西——她那时只觉得不管是铅笔、橡皮、笔盒、垫板等等，没有一